|  |  |
| --- | --- |
| **自序**     |  |

|  |
| --- |
| 　　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，子所不語也。然「龍血」、「鬼車」，《繫詞》語之；「玄鳥」生商，牛羊飼稷，《雅》、《頌》語之。左丘明親受業於聖人，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，厥何故歟？蓋聖人教人「文、行、忠、信」而已，此外則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所以立人道之極也。《周易》取象幽渺，詩人自記祥瑞，左氏恢奇多聞，垂為文章，所以窮天地之變也，其理皆並行而不悖。　　余生平寡嗜好，凡飲酒、度曲、摴蒲，可以接群居之歡者，一無能焉，文史外無以自娛，乃廣采遊心駭耳之事，妄言妄聽，記而存之，非有所惑也，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，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；嗜音者備《咸》、《韶》矣，而不旁及於侏㒧僸http://open-lit.com/mpf/o/ODJ.BMP則耳狹。以妄驅庸，以駭起惰，不有博弈者乎？為之猶賢，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。昔顏魯公、李鄴侯功在社稷，而好談神怪；韓昌黎以道自任，而喜駁雜無稽之談；徐騎省排斥佛、老，而好采異聞，門下士竟有偽造以取媚者。四賢之長，吾無能為役也；四賢之短，則吾竊取之矣。　　書成，初名《子不語》，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，乃改為《新齊諧》云。 |

**葉老脫**
　　有葉老脫者，不知其由來，科頭跣足，冬夏一布袍，手挈竹蓆而行。嘗投維揚旅店，嫌房客嘈雜，欲擇潔地。店主指一室曰：「此最靜僻，但有鬼，不可宿。」葉曰：「無害。」逕自掃除，攤竹蓆於地。
　　夜，臥至三鼓，門忽開，見有婦人繫帛於項，雙眸抉出，懸兩頤下，伸舌長數尺，彳亍而來。旁有無頭鬼，手提兩頭繼至。尾其後者：一鬼遍體皆黑，耳目口鼻甚模糊；一鬼四肢黃腫，腹大於五石匏。相詫曰：「此間有生人氣，當共攫之。」群作搜捕狀，卒不得近葉。一鬼曰：「明明在此，而搜之不得，奈何？」黃胖者曰：「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，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。此人蓋有道之士，心不怖，魂不離體，故倉猝不易得。」群鬼方徬徨四顧，葉乃起，坐席上，以手自表曰：「我在此。」群鬼驚悸，齊跪地下。葉一一訊之。婦人指三鬼曰：「此死於水者，此死於火者，此盜殺人而被刑者，我則縊死此室者也。」葉曰：「若輩服我乎？」皆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各自投生，勿在此作祟。」各羅拜去。
　　迨曉，為主人道其事，嗣後此室宴然。

**秦中墓道**
　　秦中土地極厚，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。鳳翔以西，其俗：人死不即葬，多暴露之，俟其血肉化盡，然後葬埋，否則有發凶之說。屍未消化而葬者，一得地氣，三月之後，遍體生毛，白者號白凶，黑者號黑凶，便入人家為孽。
　　劉刺史之鄰孫姓者掘溝得一石門，開之，隧道宛然。陳設、雞犬、罍尊，皆瓦為之。中懸二棺，旁列男女數人，釘身於牆。蓋古之為殉者，懼其仆，故釘之也。衣冠狀貌，約略可睹。稍逼視之，風起於穴，悉化為灰，並骨如白塵矣，其釘猶在左右牆上。不知何王之墓。亦有掘得土人作臥形者，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，疑皆古屍之所化也。
　　**夏侯惇墓**
　　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，其父夢有金甲神，自稱漢將軍夏侯氏，入門，隨即生勇。後封侯歸葬，掘地得古碑，隸書「魏將軍夏侯惇墓」，字如碗大。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其故處，亦奇。

　　**鬼畏人拚命**
　　介侍郎有族兄某，強悍，憎人言鬼神事。每所居，喜擇其素號不祥者而居之。過山東一旅店，人言西廂有怪，介大喜，開戶直入。坐至二鼓，瓦墜於梁。介罵曰：「若鬼耶，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，吾方畏汝。」果墜一磨石。介又罵曰：「若厲鬼耶，須能碎吾之几，吾方畏汝。」則墜一巨石，碎几之半。介大怒，罵曰：「鬼狗奴！敢碎吾之首，吾方服汝！」起立擲冠於地，昂首而待。自此，寂然無聲，怪亦永斷矣。

**羅剎鳥**
　　雍正間，內城某為子娶媳，女家亦巨族，住沙河門外。新娘登轎，後騎從簇擁。過一古墓，有飆風從塚間出，繞花轎者數次。飛沙眯目，行人皆辟易，移時方定。頃之至婿家，轎停大廳上，嬪者揭簾扶新娘出。不料轎中復有一新娘掀幃自出，與先出者並肩立。眾驚視之，衣妝彩色，無一異者，莫辨真偽。扶入內室，翁姑相顧而駭，無可奈何，且行夫婦之禮。凡參天祭祖，謁見諸親，俱令新郎中立，兩新人左右之。新郎私念娶一得雙，大喜過望。夜闌，攜兩美同牀，僕婦侍女輩各歸寢室，翁姑亦就枕。忽聞新婦房中慘叫，披衣起，童僕婦女輩排闥入，則血淋漓滿地，新郎跌臥牀外，牀上一新娘仰臥血泊中，其一不知何往。張燈四照，樑上棲一大鳥，色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雪。眾喧呼奮擊，短兵不及。方議取弓矢長矛，鳥鼓翅作磔磔聲，目光如青磷，奪門飛去。新郎昏暈在地，云：「並坐移時，正思解衣就枕，忽左邊婦舉袖一揮，兩目睛被抉去矣，痛劇而絕，不知若何化鳥也。」再詢新婦，云：「郎叫絕時，兒驚問所以，渠已作怪鳥來啄兒目，兒亦頓時昏絕。」後療治數月，俱無恙，伉儷甚篤，而兩盲比目，可悲也。
　　正黃旗張君廣基為予述之如此。相傳墟墓間太陰，積屍之氣，久化為羅剎鳥，如灰鶴而大，能變幻作祟，好食人眼，亦藥叉、修羅、薜荔類也。

**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**
　　蔡魏公孝廉常言：「鬼有三技：一迷二遮三嚇。」或問：「三技云何？」曰：「我表弟呂某，松江廩生，性豪放，自號豁達先生。嘗過泖湖西鄉，天漸黑，見婦人面施粉黛，貿貿然持繩索而奔。望見呂，走避大樹下，而所持繩則遺墜地上。呂取觀，乃一條草索。嗅之，有陰霾之氣。心知為縊死鬼。取藏懷中，逕向前行。其女出樹中，往前遮攔，左行則左攔，右行則右攔。呂心知俗所稱『鬼打牆』是也，直衝而行。鬼無奈何，長嘯一聲，變作披髮流血狀，伸舌尺許，向之跳躍。呂曰：「『汝前之塗眉畫粉，迷我也；向前阻拒，遮我也；今作此惡狀，嚇我也。三技畢矣，我總不怕，想無他技可施。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？』鬼仍復原形跪地曰：『我城中施姓女子，與夫口角，一時短見自縊。今聞泖東某家婦亦與其夫不睦，故我往取替代。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，又將我繩奪去。我實在計窮，只求先生超生。』呂問：『作何超法？』曰：『替我告知城中施家，作道場，請高僧，多念《往生咒》，我便可托生。』呂笑曰：『我即高僧也。我有《往生咒》，為汝一誦。』即高唱曰：『好大世界，無遮無礙。死去生來，有何替代？要走便走，豈不爽快！』鬼聽畢，恍然大悟，伏地再拜，奔趨而去。」後土人云：「此處向不平靜，自豁達先生過後，永無為祟者。」

　**治鬼二妙**
　　婁真人勸人遇鬼勿懼，總以氣吹之，以無形敵無形。鬼最畏氣，轉勝刀棍也。張豈石先生云：「見鬼勿懼，但與之鬥，鬥勝固佳，鬥敗，我不過同他一樣。」

**夜航船二则**

杭州夜航船，夜行百里，男女杂沓，中隔以板。仁和张姓少年，素性佻达，以风流自命，搭船将往富阳。窥板缝，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，张以为有意于己也。夜眠至三鼓，众客睡熟，隔板忽开，有人以手摸其下体。少年大喜过望，挺其阴使摸，而急伸手摸彼，宛然女子也。遂爬身而入，彼此不通一语，极云雨之欢。鸡鸣时，少年起身将过舱，其女紧抱不放，少年以为爱己，愈益绸缪。

　　及天渐明，照见此女头上萧萧白发，方大惊。女曰：“我街头乞丐婆也，今年六十余，无夫无子女无亲戚，正愁无处托身，不料昨晚蒙君见爱。俗说，一夜夫妻百夜思，君今即我丈夫，情愿寄托此身，不要分文财礼，跟着相公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何如？”少年窘急，喊众人求救。众齐起欢笑，劝少年酬以十余金，老妪始放少年回舱。回看彼少艾，又复对少年大笑。

　　柴东升先生：搭夜航船往吴兴，船中老少十五人，船小客多，不免挨挤而卧。半夜，忽闻一陕西声口者大骂：“小子无礼！“擒一人痛殴之，喊叫：“我今年五十八岁了，从未干这营生，今被汝乘我睡熟将阳物插入我谷道中，我受痛惊醒，伤我父母遗体，死见不得祖宗。诸公不信，请看我两臀上，他擦上唾沫尚淋漓未干。”被殴者寂无一语。

　　柴与诸客一齐打火起坐，为之劝解。见一少年羞渐满面，被老翁拳伤其鼻，血流满舱。柴问：“翁何业？”曰：“我陕西同州人，训蒙为业，一生讲理学，行袁了凡功过格，从不起一点淫欲之念，如何受此孽报？”柴先生笑曰：“翁行功过格，能济人之急，亦一功也；若竟殴杀此人，则过大矣。我等押无礼人为翁叩头服罪，并各出钱二百买酒肉祀水神，为翁忏悔何如？”翁首肯之，始将少年释放。

　　天明，诸客聚笑劝饮，老翁高坐大啖，被殴者低头不饮，别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，装束类戏班小旦，众方知彼所约夜间行欢者，乃此人也。

**沙弥思老虎**

五台山某禅师，收一沙弥，年甫三岁。五台山最高，师徒在山顶修行，从不一下山。后十余年，禅师同弟子下山。沙弥见牛马鸡犬，皆不识也。师因指而告之曰：“此牛也，可以耕田。此马也，可以骑。此鸡犬也，可以报晓、可以守门。”沙弥唯唯。少倾，一少年女子走过，沙弥惊问：“此又是何物？”师虑其动心，正色告之曰：“此名老虎，人近之者，必遭咬死，尸骨无存。”沙弥唯唯。晚间上山，师问：“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，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？”曰：“一切物都不想，只想那吃人的老虎，心上总觉舍他不得。”

**枯骨自赞**

苏州上方山有僧寺，扬州汪姓者寓寺中。白日闻阶下喃喃人语，召他客听之，皆有所闻。疑有鬼诉冤，纠僧众用犁锄掘之。深五尺许，得一朽棺，中藏枯骨一具，此外无他物，仍依旧掩埋。未半刻，又闻地下人语喃喃，若声自棺中出者。众人齐倾耳焉，终不能辩其一字。群相惊疑。或曰：“西房有德音禅师，德行甚高，能通鬼语，盍请来一听？”汪卿与众人请禅师来。禅师佝偻于地，良久，谇曰：“不必睬他。此鬼前世做大官，好人奉承，死后无人奉承。故时不时在棺材中自称自赞耳！”众人笑而散，土中声亦渐亦微矣。

**李半仙**
　　甘肅參將李璇，自稱「李半仙」，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。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同往占卦。彭指一硯問之，曰：「石質厚重，形有八角，此八座像也，惜是文房之需，非封疆之料。」沈將所掛手巾問之，曰：「絹素清白，自是玉堂高品，惜邊幅小耳。」正笑語間，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，取煙管問之。曰：「管有三截，鑲合而成，居官有三起三倒，然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君此後為人亦須改過，不可再如煙管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煙管是最勢利之物，用得著他，渾身火熱；用不著他，頃刻冰冷。」其人大笑，慚沮而去。逾三年，彭學差任滿回京，李亦入都引見。彭故意再取煙管問之，曰：「君又放學差矣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煙，非吃得飽之物；學院試差，非做得富之官。且煙管終日替人呼吸，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。將必復任。」已而果然。

**關神下乩**
　　明季，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：「官至都堂，壽止六十。」後士人登第，官果至中丞。國朝定鼎後，其人乞降，官不加遷，而壽已八十矣。偶至壇所，適關帝復降。其人自以為必有陰德，故能延壽，跽而請曰：「弟子官爵驗矣，今壽乃過之，豈修壽在人，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？」關帝大書曰：「某平生以忠孝待人，甲申之變，汝自不死，與我何與？」屈指計之，崇禎殉難時，正此公年六十時也。